

《凯尔特人之梦（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系列）》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6年10月01日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精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32161331

丛书名：略萨作品系列珍藏版

编辑推荐

阴郁的传奇 八卦的历史 背负屈辱的英雄 向死而生的国家
取材真实事件 略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较轰动的全新代表作
他是振臂高呼且赤诚爱国的英雄，却被污言覆盖，死无葬身之所。被资本控制的舆情，
罗杰以剑戳破，以血抗争，却成了国家公敌。被欧洲人血腥剥削的殖民地人民，却被欧洲人洗脑是在拯救他们。

内容简介

爱尔兰人罗杰·凯斯门特是被英政府行刑处死的。罗杰十九岁时去非洲探险，二十八岁时被任命为英国驻当地领事，是最初醒悟到“以传播文明为名义的欧洲列强实际上在其殖民地实施的是压榨和掠夺”的西方人之一。

他在南美和非洲两大殖民地出色的调查和揭露使他获英政府封爵授勋，但其后的荒诞却使他警醒：如果爱尔兰不抓紧为独立而战，将像被殖民地区一样陷入麻木且终将被灭绝。于是罗杰辞去英政府的工作，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谋划武装起义。一九一六年起义失败，他被英政府以“叛国罪”拘捕，三个月后绞死在狱中，死后无名无姓，没有立碑，也没有十字架。

略萨以这位绝世英雄三个月的监狱风云及其一生的追忆展开波澜壮阔的双线叙述，既是一部英雄传记，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结合书信、日记、对白与独白，既有时空交错的故事线，又有深刻丰富的内心戏，使本书呈现其特有的“对权力结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是一部足以载入世界文学史册的扛鼎之作。

本书发表于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个月，出版后一个月内登上拉丁美洲各大主要国家图书销售榜榜首。

作者简介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Mario Vargas Llosa

著名作家，世界小说大师

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

1985年获海明威文学奖。

1986年获西班牙阿里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1988年获美洲金质奖章。

1994年获西班牙文学的至高荣誉——塞万提斯文学奖。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著名作家，世界小说大师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

1985年获海明威文学奖。1986年获西班牙阿里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1988年获美洲金质奖章。1994年获西班牙文学的至高荣誉——塞万提斯文学奖。
1999年获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2000年获梅嫩德斯·佩拉约国际奖。
1976年被推选为国际笔会主席。201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显示全部信息](#)

前言

献给阿尔瓦洛、贡萨罗和莫尔加纳献给何塞费娜、雷安德罗、阿里亚德娜、埃塔娜、伊萨贝拉和阿娜依斯

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先后成为许多人。这些先后出现的人物的品格，常常呈现奇怪而惊人的反差。

——何塞·恩里克·罗多《普洛透斯的动机》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科基拉维尔的特拉帕修道院是一座泥、石、木结构的两层楼大房子，好像一座碉堡。窗子用泥砌死。堂赫苏亚尔多教士出身葡萄牙，年纪已经很大了，同另外两个修士一样都很瘦小，都仿佛消失在系着粗制皮带、罩着黑色坎肩的白袍之中。那两个年纪最大的是修士，其余的都是非神职人员。所有的人，跟于托特神父一样，都仿佛骷髅般地瘦小，好像这就是当地特拉帕修道院的象征。房子里面倒很明亮，因为只有小教堂、饭厅和修士们的卧室才有屋顶。除了作为修道院的房子，还有一个花园、一个菜园、一个家禽栏、一个墓地和砌着一个大火灶的厨房。

“你们求我背着当局带走的这些人都犯了什么罪？”

“他们的罪是太穷，”堂赫苏亚尔多难过地说道，“您很清楚，刚才在瓦拉村也见到过，贫穷和卑微意味着什么，作为刚果人又意味着什么。”

凯斯门特表示赞同。向特拉帕修道院的修士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未必不是一项仁慈的行动，但是他还在犹豫：作为一外交官，为逃亡者提供偷渡的方便是很冒险的，很可能把大不列颠牵连进去，他为外事办搜集情况的任务会被取消，尽管这些逃亡者遭到的是非法迫害。

“我能见见他们，跟他们谈谈吗？”

堂赫苏亚尔多同意了，于是于托特神父走出去，几乎立即就把那几个逃亡者带了进来。一共六个人，都是男人，其中有三个男孩。所有这六个人的左手不是被割掉，就是被枪托砸得血肉模糊，胸部和背部都有鞭痕。领头的名叫曼松达，头戴羽冠，脖子上挂着动物牙齿做的项链，脸上还有旧的伤疤，那是为加入部落而举行的一种仪式留下来的。于托特神父充当翻译：因该地区的橡胶树的浆液已经耗尽，邦甘达村接连两次没能向得到

特许权的鲁朗加公司派出的人交出橡胶，于是治安队派驻该村的非洲哨兵就开始鞭打，割手割足。人们愤怒了，发生了骚乱，起而反抗的人民杀死了一个卫兵。几天之后，邦甘达村就被治安队的一个纵队占领了，他们放火烧了所有的房屋，杀死了一大批男男女女居民，有的硬是被烧死在自己的茅屋里，其余的就被押去关在科基拉维尔的监狱和人质之家。曼松达酋长认为他们是仅存的在特拉帕修道院修士们帮助下得以逃出的人，要是被治安队抓住的话，也会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刑罚。在全刚果，土著们的反抗受到的惩罚一直都是整个村社被消灭。

“好吧，神父先生，”凯斯门特说道，“我用亨利·里德号把他们带离此地，不过只能带到最近的对岸的法国。”

“上帝会报答您的，领事先生。”于托特神父说道。

“谁知道呢，神父先生，”领事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违法的。”

“人订的法，”神父纠正道，“我们确实在违反，正是如此，我们才是忠于上帝之法的。”

科基拉维尔的特拉帕修道院是一座泥、石、木结构的两层楼大房子，好像一座碉堡。窗子用泥砌死。堂赫苏亚尔多教士出身葡萄牙，年纪已经很大了，同另外两个修士一样都很瘦小，都仿佛消失在系着粗制皮带、罩着黑色坎肩的白袍之中。那两个年纪最大的是修士，其余的都是非神职人员。所有的人，跟于托特神父一样，都仿佛骷髅般地瘦小，好像这就是当地特拉帕修道院的象征。房子里面倒很明亮，因为只有小教堂、饭厅和修士们的卧室才有屋顶。除了作为修道院的房子，还有一个花园、一个菜园、一个家禽栏、一个墓地和砌着一个大火灶的厨房。

“你们求我背着当局带走的这些人都犯了什么罪？”

“他们的罪是太穷，”堂赫苏亚尔多难过地说道，“您很清楚，刚才在瓦拉村也见到过，贫穷和卑微意味着什么，作为刚果人又意味着什么。”

凯斯门特表示赞同。向特拉帕修道院的修士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未必不是一项仁慈的行动，但是他还在犹豫：作为一外交官，为逃亡者提供偷渡的方便是很冒险的，很可能把大不列颠牵连进去，他为外事办搜集情况的任务会被取消，尽管这些逃亡者遭到的是非法迫害。“我能见见他们，跟他们谈谈吗？”

堂赫苏亚尔多同意了，于是于托特神父走出去，几乎立即就把那几个逃亡者带了进来。一共六个人，都是男人，其中有三个男孩。所有这六个人的左手不是被割掉，就是被枪托砸得血肉模糊，胸部和背部都有鞭痕。领头的名叫曼松达，头戴羽冠，脖子上挂着动物牙齿做的项链，脸上还有旧的伤疤，那是为加入部落而举行的一种仪式留下来的。于托特神父充当翻译：因该地区的橡胶树的浆液已经耗尽，邦甘达村接连两次没能向得到特许权的鲁朗加公司派出的人交出橡胶，于是治安队派驻该村的非洲哨兵就开始鞭打，割手割足。人们愤怒了，发生了骚乱，起而反抗的人民杀死了一个卫兵。几天之后，邦甘达村就被治安队的一个纵队占领了，他们放火烧了所有的房屋，杀死了一大批男男女女居民，有的硬是被烧死在自己的茅屋里，其余的就被押去关在科基拉维尔的监狱和人质之家。曼松达酋长认为他们是仅存的在特拉帕修道院修士们帮助下得以逃出的人，要是被治安队抓住的话，也会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刑罚。在全刚果，土著们的反抗受到的惩罚一直都是整个村社被消灭。

“好吧，神父先生，”凯斯门特说道，“我用亨利·里德号把他们带离此地，不过只能带到最近的对岸的法国。”“上帝会报答您的，领事先生。”于托特神父说道。

“谁知道呢，神父先生，”领事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违法的。”

“人订的法，”神父纠正道，“我们确实在违反，正是如此，我们才是忠于上帝之法的。”

罗杰·凯斯门特同修士们一起吃了顿简单的素食晚饭，并长谈了一番。唐·赫苏亚尔多开玩笑地说，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特拉帕的修士们特地违反了闭口不语的教规。修士们和非神职人员们看样子好像跟他一样，也被这个国家搞得忧心忡忡，压得喘不过气了。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他思考着，也就说了出来。他对修士们说，他十九年来非洲时还意气风发，确信殖民事业能给非洲人带来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可开拓殖民地怎么就变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掠夺和令人眩晕的残暴行为呢？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折磨、肢解并杀害着手无寸铁的人们，对他们施行残忍的酷刑。欧洲人来到非洲不是说要消灭奴隶买卖，带来仁慈的宗教和正义吗？可这里实际发生的事比奴隶买卖还要糟，不是吗？修士们一言不发，让他充分发泄，是不是一反唐·赫苏亚尔多开玩笑时所说的不愿意破坏沉默不语的教规？不，不是，他们跟罗杰一样，对刚果发生的事也感到茫然，难过。

“领事先生，上帝之路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孽障来说，是不可知的，”唐·赫苏亚尔多叹了一口气说道，“重要的是不要绝望，不要丧失信仰。有您这样的人存在，对我们就是一个鼓舞，使我们又有了希望。祝您圆满完成任务，我们要向上帝祈祷，求他允许您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些好事。”

第二天一大早，七个逃亡者在科基拉维尔不远处的河湾处登上了亨利·里德号。与他们在一起的三天里，罗杰一直很紧张，发愁。他为这七个土著的出现向全体船员作了模糊的解释，但是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很相信，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也不跟他们说话。将到伊雷比时，亨利·里德号靠近了刚果河的法属岸边。那晚，船员们都睡着了，七个无声的黑影走了出去，消失在岸边的草丛之中。事后没有一个人向领事问起他们的下落。旅行至此，罗杰·凯斯门特开始感到不适，不仅是精神和心理上的，身体也显现出了失眠的影响以及虫咬与体力超支的后果。也许更是受到了情绪的影响：愤怒，接着是气馁；立志完成任务，接着是预感到写出报告将会毫无用处。因为在伦敦，外事办的那些官僚们与陛下御用的政客们可能会作出决定说，与莱奥波尔多二世这样的盟友为敌是不明智的，发表正式指控盟友的报告会导致有损大不列颠利益的后果，因为这就等于把比利时推到德国的怀抱里，难道帝国的利益不比几个崇拜猫与蛇、有着食人习俗的半裸野蛮人哭丧着脸的抱怨更为重要吗？

他一面竭尽全力地战胜一阵阵袭来的沮丧情绪，克服头痛，恶心和全身无力（他觉得自己瘦了，腰带上还得多钻一个孔），一面访问村落、岗哨和车站，询问村民、官员、职员、哨兵和割胶工人。在访问中他每天都能看到被鞭打折磨过的身体、被割下的手；每天都能听到杀人、监禁、敲诈和失踪等梦魇般的事件，但他都尽量克制住自己。他最后想，刚果人普遍遭受的这种苦难也渗透进了空气中。河流与包围着他，散发出一种臭味，这臭味不仅是嗅觉上的，超嗅觉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我觉得自己正在失去理智，亲爱的格，”一天，罗杰决定转个弯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去，就在邦甘丹加车站，他给姨妹格特鲁德写了一封信，“今天我就要启程回博马了。按照我的计划，本应该在刚果河上游再停留两个星期，但是，说真的，我已经有足够的材料可以在我的报告里写出这里发生的事件。如果我继续挖掘人们那可耻的恶劣行径能达到怎样的极端，恐怕我就无力写出我的报告了。我正处在发疯的边缘。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陷进地狱这么长时间而不失去健康，而不导致精神崩溃。有些夜晚，在失眠中，我感到精神崩溃正在发生，思想中有些东西正在蜕变。我一直生活在苦恼中，如果我与这里发生的事继续接触，最终我甚至会在吃午饭、吃晚饭的时候也用鞭子抽人，割下刚果

人的手，杀死他们，而不会感到良心上过不去，更不会倒胃口，因为在这不幸的国家里，欧洲人都这样。”

不过，这封长信主要谈的还不是刚果，而是爱尔兰：“是的，亲爱的格，你也许认为这是另一个发疯的预兆，但是，深入到刚果腹地的旅行却使我发现了自己的国家，了解了她的地位，她的命运和她的现实。在这里的森林里，我不仅发现了莱奥波尔多二世的真面貌，也发现了真实的自我：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尔兰人。格，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惊喜，你会认不出你的姨兄罗杰了，我好像蛇一样脱了一层皮：思想，也许连灵魂都变了。”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